

詩經大全

八

蕩之什

至召旻

特別
412
16
28



4 12
16
28

詩經大全卷之十三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亦反

亦反

亦反

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

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

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

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



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
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為怨天之
辭而卒自解之如此震源輔氏曰蕩蕩與蕩蕩乎
廣大而無所量也蕩蕩上帝之詞也民之君而
則復解之無所以多辭何哉此怨天而終不可
信者禍耳初無言不善則非人少能以善道自
僻也皆人自取之耳○畢嚴氏曰疾威者天之
為而天亦命之取是屬王為此疾乎天實為之
咎然天亦欲令善屬王為此疾乎天實為之
棄非天信者其初皆善而不為善豈天賦與人
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采邑名康子也康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此之謂也

言故謂之中順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
賦之能也則逆天其則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
氏曰受天地之正終在鮮克有終則靡有初也○
衆曰此章之意善性皆靡有終則靡有初也○
其初而言不善之性皆靡有終則靡有初也○
性也何不善之性皆靡有終則靡有初也○
若彼其仁厚而善之者若其終而視之則文武成康
之者其仁厚而善之者若其終而視之則文武成康
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言則非天命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為然則非天命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於多匪也非天命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為是匪也非天命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蕩蕩者固自若也非天命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為怨天實有是也非天命之信與自暴自棄者身之信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曷是彊禦曷是掇

詩經卷之六

女音女

浦

候反

克會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惟德女興是

服叶浦北反他力反

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
契始封商地在洛陽受命亳疆禦暴虐之臣也
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率之也
登山謝氏曰疆疆梁禦禦如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
也惟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主之
將死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嚴氏
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言此暴虐
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喻耳
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惟慢之德而害民

王曰曰疆禦暴虐是為惟慢○慶源輔氏曰此
以下記其惡故耳且萬王之虐大畧以紂所與
敢直刺其不亡也且古危亂之君率暴虐與
亂同事罔不亡也且古危亂之君率暴虐與
欽之為聚斂之資非此則無以極暴虐也則無
以謂之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然非其
德謂之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然非其
以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以力為之耳
暴而巳惟暴也故所用在位謂之德而公卿百執事
用皆已惟暴也故所用在位謂之德而公卿百執事
事之也疆禦也培是服也謂之德而公卿百執事
事也疆禦也培是服也謂之德而公卿百執事
之者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事之而力為之
孰使然哉亦不汝之興起此人事之而力為之
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嗟暴虐殷商而秉義類疆禦暴

詩經卷之六

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在靡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也胡氏曰疆禦多對詭言以對者正知所謂禦人安新以給之意強禦典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也之反也故詭謀深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禍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若好用暴飲多怨之人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紉于中國歛

則怨謗必將及移於已也且正獻公言小人殺斂以佐人上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細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測爾德不

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包休氣健貌登山謝氏曰以傲很作氣勢以歛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言前後左右公

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九

卿之臣皆不捕其官如無父也慶源輔氏曰此又屬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衆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後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其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善反酒爾以酒不善反

義從式式叶式吏反既叶羊茹反行叶羊茹反靡叶呼有反明叶呼有反靡叶呼有反悔叶呼有反式叶呼有反號叶呼有反式叶呼有反呼叶呼有反俚叶呼有反

晝作夜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

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沈湎於酒則此章則言自應首章末四句而所言自為既沈湎於酒則非天所使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所言自為既沈湎於酒則非天所使然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蟴蟴音唐如沸如

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叶平結反異于中國叶平結反覃叶平結反

詩經卷之九

及鬼方

賦也音塘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
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胡氏曰所謂安其危而利與怒覃延也鬼方遠夷
其國也新安胡氏曰夏也利與怒覃延也鬼方遠夷
之國也從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輔氏曰
其國也異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言如沸蠅如蟻如言如沸蠅如蟻如
而猶行於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而猶行於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
有既哉內於惡不巳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尚不有既哉內於惡不巳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尚不
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

推引針巨已反

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魯是莫聽大

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政有大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政有大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人共政先王所以立國也人共政先王所以立國也
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
東遷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東遷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
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
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太命傾覆而不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太命傾覆而不
可救也可救也

詩經

卷八

五

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
就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
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舊人與法皆莫之所用
夫然後大命
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

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

賦也顛沛音仆拔未二反也揭本根蹶音起之貌
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
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

筆例二反

叶始制私列二反

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

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

莫可救止猶此爾華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

蓋將從之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然周

鑒之在殷亦可知矣盧陵歐陽氏曰非獨周之鑒

固未有也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顛起枝葉

言如此也每章必以文先固絕天紂與厲王之世

於世者尤勿矣發

蕩八章章八句

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
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四句乃解前四句謂
既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和僻也此章意
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與是

力汝德不明天不面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盧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者

鄆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

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

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至近莫過於此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

義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

音笑貌云乎哉容貌也○色曾子所謂通動容周

中禮孟子所謂盛德也○應陵彭氏曰惟德之

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蓋於

也皆是哲知庶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

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修身治國乎天下之道

與中庸大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

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

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源輔氏曰德與

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質之初進一詩則當時習

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

詩經卷之三

常矣

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哲人而愚則反戾其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

許况于反

告叶古得反

行下孟反

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危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東萊呂氏曰所而鑒百世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之損益也

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蓋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

于酒女維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其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鄭氏

南反下同

共九陽反

叶胡光反

猶尊也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安
 言爾言小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
 中之辯人反以女為故臺中之評人反以淇樂從
 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以
 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
 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
 可不求執也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
 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

興夜寐寐音末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

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
 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
 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
 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
 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
 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必為天所厭棄矣無
 乎故必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辨
 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上章所謂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豐城朱氏曰夙興夜
 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
 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

也固不可不修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
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
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
於大而忽乎細地有遠近之無不備而慮之無不
所以為詩謀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侯度諸
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深安嘉善玷缺也

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眉山蘇氏曰言失
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
傲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
虞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鑿
良像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慶源
曰首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已之事也身正
而後國治此充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
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者言語之不可
也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言不可對言不專以
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失言亦致意焉故前
段氏曰言行均不可言也故有失而無言亦致意
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有失而無言亦致意焉故前
章未唯戒夫斯言之玷故南容一日三復此
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居語曰獨君思仁
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緇之行也○朱子曰不是一

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又
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和有道所以不廢却無
道所以免禍故孔子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黃氏曰
復亦非謂只此一
易以變反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矣無言不雙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雙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
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

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
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欲動
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
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者戒
於言語矣○華谷嚴氏曰此一句則知所以謹言
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雙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
能惠于朋友謂知大夫等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
繩谷嚴氏曰繩如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
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詩經大雅卷之六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格射劉鶴反度待各反射音亦叶弋灼反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德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觀見
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
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
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
不如是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
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
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
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
言其心也思之警懼也其顏色則有溫柔也
則存舍也常能如是則豈在於敬肆之間乎
室則存舍也常能如是則豈在於敬肆之間乎
所視鏡鏡之明業之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
日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之遺
斷矣所以如如此者蓋鬼神見物而不可遺
在其上唯如其在左右所厭教則此尚不可
射之乎唯在爾室以下此言不但脩之於外
只是做存養工夫下此言不但脩之於外
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廬陵彭氏曰
於人修之於顯也相爾室以君子誠而交
之於山謝氏曰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誠而
○疊山謝氏曰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誠而
得而無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
君責亦無此人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
信而後教信也○北溪陳氏曰屋漏人亦不
動

須是戒懼方無愧怍君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
之前已無非發矣不待於發言而後信實未發言之
前本來真實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
無非信矣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
陳氏曰此理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
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妄城劉氏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過人
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
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愆者不謂不聞而戒懼之
以存天理之無不誠矣不愆者不謂不聞而戒懼之
事也蓋戒懼則本無不誠矣不愆者不謂不聞而戒懼之
功者也能戒懼則本無不誠矣不愆者不謂不聞而戒懼之
聖賢之道也武公亦不謂不聞而戒懼之功者也能戒懼則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針牛何反
鮮息淺反
嘉叶居何反
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言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
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武公自君道言之
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辭也止容止也僭差賊
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謂幻惑也如虹
于天頭吏散氣暫見○既戒以脩德之事東萊曰
爾為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慎而
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而
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震源輔
借則又言永無差謬不賊則又言永無虧損如
是則鮮有不為人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彼
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來
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極言君臣相

詩經大雅卷之六

應之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城朱氏曰：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加，容止無所差，不誠則於理無不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以理之必有者，以勉之。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汝也，而可以莫之察乎？

○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諄言。順德之行，其維愚

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往染柔貌。柔木，柔忍。音之木也。緇，綵也。被之

綸以為子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

以溫柔為言，無不柔也。蓋人縱柔爾，願也。至此又明

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消長，數為君子。明道謂義

氣惟溫，室者則可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

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其功於見

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東萊呂氏曰：言

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

於音烏，音呼。子，叶獎。里，反。否，音鄙。

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幼穉提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耳是提耳詔耳皆長者教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
抱子宜有知矣
慶源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
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
竟何哉借曰未知是宜有警也
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
人若不自盈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憂憂我心慘

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憂憂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見上章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吳夫不

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父也止語詞度幸悔恨忒差
適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
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
矣今汝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
也必矣

章

抑十二章三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

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

有旅賁之規

官師之典

訓之諫

臨事有瞽史之道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

詩經卷之九

及其後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自御
任箴規之或自抑詩使人誦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
而意不誠心不也
正者未之有也
宋子曰左史所云箴諫
之詞或即謂此詩耳
董氏曰侯包廬陵羅
撰韓詩翼
要十卷
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
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
王者誤矣
蓋本於此一學不厭者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
者當自知之抑未死之前誓當以此自警也
新安胡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建
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二雅
王若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
城劉氏曰周之諸侯惟衛武公於國風二雅
公之詩淇澳則見公之可美賓遊及此則見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不矜心憂倉允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詩經

卷

七

無可疑也廣進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
 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列於變雅則
 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兄初亮反舊說古塵字天叶鐵因反
 比也苑茂句徧劉殘殄絕也倉允與槍創悅况音同
 悲閱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义也或
 疑與瘼音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内二字並出
 又恐未然今姑闕之
 兄填兮言悲閱積滿於中之倉
 意倬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

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馬翎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有像以為芮良夫之詩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苗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安城劉氏曰呼天意也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叶弥鄰反

氓民靡有黎且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賦也夷平氓滅黎黑也謂黑首也

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黔首之謂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豈能無所征役者出於不得已則旌旗而厭苦若定之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旟旐旌旗而厭苦若定之則民不可得而用矣猶運也頻急處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豈能無所征役者出於不得已則旟旐旌旗而厭苦若定之則民不可得而用矣鍾鼓管籥之聲其疾所遇者勞逸之相告者以君之君猶聞與民同樂也其身之疾所遇者勞逸之相告者以君之君猶聞與民同樂也有悲喜之異然則與人好惡也哉不自此至第四

軍皆征後者之怨辭也安城劉氏曰皆為伯述怨者之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

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儀禮士昏禮注曰疑也立正立自定之貌也錢氏曰梗水上浮也木梗水者斷梗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非君子之

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安也徂無所定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

圍賦也土鄉字居辰時俾厚覯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鄭氏曰禦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

或曰禦也鄭氏曰禦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

在邊也

鄭氏曰此士卒厭苦自傷之言○東萊呂祖東前曰三章雖皆是征役者然則言行止無定而

○為謀為怒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

溺

賦也必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曹氏曰外

公卿大夫伯子男內之執執手持執物也○蘇氏曰

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

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

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

溺而已○蘇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教汝以次序

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逝風亦孔之僂民有蕭心棄而不

維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遯，鄉也。俊，邑也。鳥合反。邑，短氣也。肅，進也。奔，使也。○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遯風之人，邑而不能息。孔氏曰：風邑，入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庠。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蒼

賦也。恫，痛也。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根梁，大夫盟，若若贅流然。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蠱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前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死，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蠱賊，稼穡卒瘁，則中國之資危矣。所以危困之極，無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

之後也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號曰共和

三山李氏曰太子靜昭穆公家國人圖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安城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之叙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

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

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

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

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

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

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牲牲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

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

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

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

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

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

窮也言朋友相諳不能相善曾鹿之不知也言上無明君下有
如廉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共之慮患則不居以禦之也與之誰也
友道絕此所以退明君則人倫既相諳毀則不復相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

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
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
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

諫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
倒曳不惟不言無遠不察愚人所照物無遁情故其
能一得言哉但無如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
略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之必多民
亦如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諫廢人傳語近臣盡規賦書
師箴賦諷諫誦百工諫於列士獻詩警報曲史獻書
補察督史教誨者文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
行而不悖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

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心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

士可登大

苦氣卒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寶也則棄之而民不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而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東萊曰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震源輔氏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厉王耳此章之時上大夫言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

穀維彼不雁行以中垢垢音苟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

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汗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震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隧以興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則所行者皆以隱暗汗穢不順則遠道悖理之人也必光明所行人之所為必德情君子之所行必高潔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興也敗類猶言圯居族也九峯蔡氏曰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者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

詩經卷之八

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
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也音也慶源輔氏曰
句與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與下一句耳太風
則有遂矣貪人則敗類余人所言則對四句集傳以
為一串說都載厲王說音也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
在下句我字上厲王說音也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
其將俾乎夫榮公好聲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
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
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
貪則其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
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臣此詩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
寇則其用暴虐之臣此詩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
之謂曾是拮克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
人之財暴人用力竭而謗毀之患起而後國隨以
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毀之患起而後國隨以

則君子之憂將
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

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
白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
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
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安城劉氏曰釋文反或音如字赫本亦作赫音暇
莊子云以累國赫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
字之

則君子之憂將
何時而息哉

○民之困極職涼善皆為民不利如云不
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皆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和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皆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和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矣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皆善

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矣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言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

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
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
以聖愚人不可信用也十二言民之不能遠
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三言民之不賢也十四
童至十六童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

喪息淑反 臻在句反

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

叶各反 叶各反

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
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
之精而兩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

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災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
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此其回旋 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
之度也 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孔氏曰求祭
神之玉也孔氏曰春官大司馬以蒼璧禮天黃琮
禮西方玄黃禮北方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主有印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星
辰日月璋以祀山川卒蓋盧陵羅氏曰牲用
皆祭神所用言圭璧摠稱卒蓋蓋言無愛
竭效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言以為宣王承厲王
之烈也 內有撥亂之志也 遇裁而懼側身脩
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
憂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及側也
案子曰百姓見憂孔氏曰
見憂恤於王也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仍氏叔

字春秋恒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
王之崩七十餘年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
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稱孟氏或亦世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臨川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其非雨之候可知矣
之無辜而遇此亂也○登山謝氏曰桑
桑以稼穡率與天降喪亂以天降喪亂以食為天民無食皆為
天降喪亂以天降喪亂以食為天民無食皆為
言天降喪亂以天降喪亂以食為天民無食皆為
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
不誠也靡愛斯牲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昕乎
群祀編率而於玉无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昕乎

○旱既大甚，蠶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
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耗斲下土，寧于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曹氏曰：蘊者陽氣
病人之驕亢也。○僕氏曰：者鬱積驕亢之氣，重而於絕
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
瘞，其物不禮祀矣。○孔氏曰：天神地祇，新鬼，內外上下，無
理之於地，不禮祀矣。○孔氏曰：天神地祇，新鬼，內外上下，無
也。天言奠其禮，物皆謂祀神之物，以相通。○僕氏曰：
祭畢，凡幣帛祝冊，宗尊也。○劉氏曰：前曰靡神不卒，
不宗則尊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神
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曹氏曰：宮之神
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后稷，固
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慶源輔氏曰：先

郊后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徧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奉其禮此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此言宗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奉尊親以該之也數敗下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土寧使灾害當我身也亦通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

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

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
是謂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以其辟而已則知雲漢之言是周之民有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
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其民之不可保也宗社之不可保也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

頌叶果五反

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叶林所反

子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
容也太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
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
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
也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
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
章赫炎言民心極其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
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
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而無所瞻仰則不我遺也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
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城劉氏曰忍之一聲可見

均望之以
思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惝如

焚我心憚暑者憂心如重群公先正則不我

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
神也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
一名旱母蓋在頰上走如風各卷所見魃因大旱
是鬼魅之物慘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
言莫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詩經大雅

大雅旱魃

十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僭

成反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虛叶元具反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瘝病僭魯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土神也曹氏曰月令祈穀註云謂以上辛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風矣○蓋山謝氏曰古之聖王无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頌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頌嗣歲

之豐登所謂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寡
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之故復也勉而不取也蘇氏以畏為不敢甚當胡寧瘝我以旱僭不取也蘇氏以畏為不敢甚當不莫皆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所恨也然我之恭敬神明不敢少怠則明神宜亦无怒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寡

叶獎里反

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

印立百仰

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无友紀者由困
 散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止衆官之長也疫病
 也豕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
 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
 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穀不登孔
 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謂此年穀不登孔
 也則趣馬不秣孔氏曰不秣以師氏弛其兵弛氏曰
 兵不馳道不除去聲○采子曰秦漢謂天子所驅馳之
 大道不使祭事不縣音懸○孔氏曰膳夫徹膳孔
 人除治之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
 曰膳食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孔氏曰凡此皆當先有
 年之禮○鄭氏曰以上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
 皆自為貶損憂民也

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
 不為也里憂也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與漢
 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慶源輔氏曰膳印吳
 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天云如何里蓋又呼
 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註訓
 頓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為證然則理理蓋通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

贏太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

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詩經大雅卷之三十一

賦也。嗚呼！明親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嗚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眉山曰：未有民不寧，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兩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彗，其星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上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上靡瞻靡顧，已惟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為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志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段氏曰：李氏云：先王之旱告於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者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作御說，對魯數語耳。而滅孫達曰：是宜為君，有血氏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足功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胡化北恒是也。兩雅注曰：岱宗泰山也。霍即天柱。反。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安國云：呂

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
呂○三山林氏但呂與甫循荆與楚商與殷
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曰甫
申意者皆先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
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甫
非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三山李氏曰申侯
謂之申伯也東萊曰甫侯未詳國所在翰鞅蕃蔽也○宣
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
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
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孔氏曰
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
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
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

嶽降神而為之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
泥其有無也○慶源補代曰申伯甫侯皆周之意不必
子孫也而為周室之盛富貴之極是以元舅之尊
而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以元舅之尊
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
微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續祖之管反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

賦也亶亶強壯勉之貌朱子曰與亶七績繼也使
之繼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績繼也乃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

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氏其
 與國成休也或曰太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孔氏
 功子此孫地進爵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
 南邦此孫地進爵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
 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氏其
 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廬陵彭
 以為法也孔氏曰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式使諸侯
 近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式使諸侯
 縣周之南土也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賈
 其先世之事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
 心故王使之繼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

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

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釋文口庸
 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
 其賦稅也錢氏曰謂周家徹法新壞故使召伯正
 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蓋其事者定申伯
 宅徹申侯土田皆曰命元勳重德蓋其事者定申伯
 之為申侯土田皆曰命元勳重德蓋其事者定申伯
 惜乎經史皆不載也者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
 人家遷使就國也慶源輔氏曰庸恐只是言城
 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其城郭城郭之立然皆
 徹土田觀下章有傲宅申伯為城亦召伯為之也
 命傅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為城亦召伯為之也

詩經卷六

臣之長使遣之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
之長使遣之○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
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以待申伯之私恩故以漢明帝
命之傳御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
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乃遣使手詔
故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徹其城寢廟既

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鈞膺濯

濯

賦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騶騶壯貌濯濯光明貌

震源輔氏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言此申伯之功
皆召伯所營也倣其城者言成則始作若寢廟
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
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

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

保

是從斤今從斤等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東萊呂氏曰韞奕云以
諸侯之端圭介之為言大也非周官之圭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寶近辭也朱子曰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安成劉

章述遺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遺申伯之
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爾實非苟
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

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造

其行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今隸在鎬京之西岐周
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
也。孔氏曰：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
也。岐周故餞之于郿，既餞還經於鎬而後適申也。

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

也。歸古語多例。積糧糧速也。召伯之營謝

也。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芻有止宿之委

去積音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東萊呂氏曰：是詩

私人以時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

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

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

詩經卷之六

大雅

宣

憲

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慶元輔氏曰不顯申伯為王之元舅賢則為文武之士之則始言番也但見其武也終則并文言之○南豐魯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肆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章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

孫汝又反聞音問國

叶于逼反

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

賦也採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曰吉甫官因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為氏焉誦工師所誦之詞也人誦之以為樂曲碩大風聲肆遠也蓋山謝氏曰人誦之以為樂曲碩體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意有風人之德之善也其德劉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各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也

松高八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人既曰王命召伯既曰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

伯傲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
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路車乘馬是保既曰四牲
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路車乘馬是保既曰四牲
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路車乘馬是保既曰四牲
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路車乘馬是保既曰四牲
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路車乘馬是保既曰四牲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彜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
佑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南陳宣王是山甫為樊

國之君也樊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
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

是則蓋自百骸九竅反苦弟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

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
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

德者○子曰天之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物之
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

明恭作肅貌之則也○西山真氏曰百骸萬物從之則
也當然則事亦物也○真氏曰百骸萬物從之則

則也○真氏曰百骸萬物從之則也○真氏曰百骸萬物從之則
者渾然則事亦物也○真氏曰百骸萬物從之則也○真氏曰百骸萬物從之則

德也人無賢愚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
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
甫焉震源輔氏曰天祐人君莫先則所以鍾其秀
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華谷嚴
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
有非偶然也鍾氣之粹焉是以開於國家盛衰之數
命有以視于下也昭格于下謂先王之明德有以
格于天也故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
祐之命故資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善者雖賢
乃貧哲之所而氣稟之獨厚者昔孔子讀詩至此而
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
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桑存於心而有所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
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
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言性善動處發動處指出以
示人方見得此性之善動處初發動處指出以
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巳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
是平說將不知此○要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
深矣所謂有德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
宰問文章以宣揚道也宣王以臣有尹吉甫之才
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外則其致中與也宜
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形理亦賦
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成性者則也自形理亦賦
之彙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
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比則性
此彙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比則性
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
詩經大雅卷之六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新韻若賦未詳

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
秉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今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軍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今儀令色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

進修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則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則柔不偏也而二章首章仲山甫之德亦曰柔嘉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柔嘉勝者自有此則乾卦下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此則乾卦下用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柔德勝者自有此則乾卦下用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者自有此則乾卦下用如山甫令像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他却柔得好骨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罔戎祖考王躬

辟音壁無韻未詳

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

爰發

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
 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
 也與宋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
 正召康公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新安胡
 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還詞詔之類喉舌
 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
 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宰相之職總百官故一時
 諸侯得山甫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以為之式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
 經營四方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冢宰

之事績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方秀
 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于齊則亦經
 營之事也○盧陵彭氏曰積祖考保王躬蓋欲其
 以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
 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
 則居中以通達君上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
 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情賦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職

○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

明叶諫即反

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

詩經卷之九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
也善惡氏曰德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
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
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而便自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事理順
以和心讀詩謂明哲皇哲知幾微先去不虞以保
揚子雲謂明哲宜底說話所以無疆遂干不虞以保
命便是占便宜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幾句誤
不然明哲論身亦無一理不明哲若取義幾句誤
一編便論及身無一理不明哲若取義幾句誤
卒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可謂之明哲
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之謂哲者微
後已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解怠也一人天子
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解怠也一人天子
也山南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順有否山南則能

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
之也大凡向外者或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
而保其身守此已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風夜匪鮮
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欽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

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茹猶納也
茹草茹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疆
御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畏即盛

詩經卷之六

不茹不吐既言其喻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
又言其實以死之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上蔡謝氏曰柔不茹不吐此強之寬仁之勇柔
嘉維則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強稱仲山甫之
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強稱仲山甫之
非軟美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謂柔嘉
也○委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慈不為善而無
弱剛惡為強深則善為嚴毅山甫不為善而無
柔善而無剛惡也吐不其則有剛善而無柔善
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身不枉道蓋其剛
而發皆中節也○豈戚朱氏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
以而惟君子之守則不異而或交

○人亦有直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輔音酉詳反
鮮息淺反
物叶妹五反

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
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輔輕其馳逐之輕故輔有輕之義儀度徒各
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
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
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
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礙我於是
蔽故借然不知非至意誠者莫能舉也
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而恨其不能助之
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助之
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
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

助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
助之而莫能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
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
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釋谷戰氏曰此推尊其
輔氏曰率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此亦非強立者
不徒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蜀以柔名矣○豐城
朱氏曰率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
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租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毋懷

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

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
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其祭設輶於
門外是出門而後也業業捷貌捷疾貌徒之行如
祖祭故云出祖也源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爲懷蓋言其心也慶
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
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
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盧陵羅氏曰齊
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
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
守歟

發求龜反 嗜音皆叶 居奚反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

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魯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

歸所以安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歸所以安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歸所以安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歸所以安其心也

丞民八章章八句

武周公立享校教養得許多如好處也是國語稟氣受性之定宇陳氏曰首章推原天生衆人全性之德者篇內有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之則所即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劍不威儀之柔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劍不吐氣未必皆秀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棹其道韓侯受命

詩經大雅卷之三

下與考叶

上與道反

四

解音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虞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山梁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

今陝西旬治也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倬明

貌韓國各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

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續繼戎汝也言王錫命

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虞敬易改臣任之不專信

將無以自安也幹正也鄭氏曰作楨不庭方不來

庭之國辟君也鄭氏曰我自謂此又戒之以修其職

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你此以送之○蘇氏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

朝周以受命者也續我祖考以下述王與命之詞

也○慶源輔氏曰夙夜匪懈也虞共爾位敬也

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此則能無廢朕命矣幹不

庭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

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其所以信也幹亦

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教三之信也幹亦

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允伯者

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第錯

衡玄衮赤舄鈞膺鏤錫鞞鞞淺幔倬章金

叶於栗也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

王也孔氏曰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此介圭亦

其圭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辨淑善

也交龍曰旂綬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

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孔氏曰夏采註云徐州貢

者世或燕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幃上然則綬

綬章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以鏤金

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鞞去聲毛之革也鞞式

中也謂兩較音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

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淺虎皮也虎皮淺

也毛氏曰鞞覆式也字一作箒又作慎以有毛之皮覆式

上也孔氏曰鞞箒頓字異而義同上藻云有羔幣

鞞是蓋覆之名鞞革鞞首也其有餘而垂者謂之

也鞞在式上也鞞革鞞首也其有餘而垂者謂之

也鞞在式上也鞞革鞞首也其有餘而垂者謂之

也鞞在式上也鞞革鞞首也其有餘而垂者謂之

○韓侯出祖出宿伯于屠顯父饒之清酒有

壺其殽維何包鱉解魚其藪維何維筍及

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且有侯氏燕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

焉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祖亦故云尊其所往而

始行焉祖於國辱地名或曰即杜也府在陝西西安

外畢乃出宿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顯父周之卿

士也魯山謝氏曰甫伯之行于觀錢之韓侯較菜

殺也云菜曰對肉散故荀竹萌也蒲蒲弱也子孔

輔氏曰酒之多及衆也散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

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東萊呂氏朝之諸侯皆曰侯胥相也或曰語辭新安王氏曰氏此則指韓侯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

于蹇之里有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主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為猶

詩經大雅大雅

諸娣

言莒郊公黎比音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
 納諸郊謂之郭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
 大夫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
 卿士姑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
 娣姪音迭又也盧陵羅氏曰妻之弟曰媵
 往勝之以姓也從姪者何兄之子弟何弟也
 安成劉氏曰媵妻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直
 弟有姪則初初徐靚也行動靚言其容飾其如
 九女也初初徐靚也
 雲衆多也遂就王國親迎此章言韓侯親禮而
 之甥蹶父之了此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婿又
 周之賢卿也此言韓侯之貴盛也韓侯迎
 止于蹶父之里蹶父時為韓侯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
 言親迎之禮也百兩御之韓侯也諸婦從之盛儀容之美
 韓侯顧之馬與衛之光頤也諸婦從之盛儀容之美
 亦有以當婦其盈門言韓侯婿之盛儀容之美
 侯之心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為于偽反息亮反

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許許魴與南南鹿鹿

嘽嘽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

燕譽燕譽叶羊茹羊諸二反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王氏曰頤人稱姓
 故謂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許許南南大也嘽嘽衆
 也安成劉氏曰貓似虎而淺毛爾雅曰虎竊毛謂
 也古者嘽作雲

韓侯之妻

五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

音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踐國不此章言其武健敏其擇所居也啜父孔武
所歷之多而為其子韓姑擇嫁之許訖此少
得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士有川澤之許訖川澤之
大故遂言妨韓之澤然大鹿震震然之衆不
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
物且如燕譽者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
安與樂也則可知矣韓姑之有善居則韓姑之當
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章韓國有以迎韓姑則有以當
相稱夫婿成則韓姑之道歸韓國有以適其意固天
此章專言喜而王朝之家臣所贊求也○疊山謝氏曰
姑從夫而樂
因有反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

黃熊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
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貔
猛獸名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之屬也○陸氏曰
於熊有黃熊赤熊貔言皮則豹熊亦獸皮也○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
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

詩經卷之六

也孔氏曰左傳云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韓侯之
也先武王之
也子巨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士人築又湏去別
也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
也去別處調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曰春
也秋之時城而城楚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
也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
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有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
也使為之伯即上文續或祖考也其伯以脩其城池治
也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也池可以固國微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遼方慮
也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
也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修其政令貢其皮焉亦
也三獸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之
也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之
也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受命既因
也伯則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修其政業

之謂以終首
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而南山蘇氏曰自周
間召公率兵淮夷之在淮上者也
循江而下也淮夷之在淮上者也
魯公伐淮夷應之在淮地不淮之南也
加陳氏曰淮夷之在淮地不淮之南也
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地不淮之南也
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非所由入之者
浦省此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者
非縣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

詩經卷之六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數鋪陳也陳師以
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鋪陳也陳師以
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
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
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湯音傷書羊反光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主定叶唐丁反爭叶留陞反心載寧

賦也洗洗武貌庶幸也盧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
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無事不得已而興師故
云者幸其能然非以王國庶定庶無事不得已而興師故
成功也○此章言既伐而

計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華
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
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四方既
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天下為心一有爭則
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之心為心也○西
曰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也
曰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
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則王心載寧矣天
未息者以王化之未洽也彼見利則奪心之便則乘
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轉危而爲安者
乃王成而王者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
之功亦安矣

詩音虎

詩音闢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
土匪疫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

詩音虎

詩音闢

叶虎委反

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疾病
 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采子曰再言江漢之詩
 采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
 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
 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華谷嚴氏
 叛其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
 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說賦之
 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夜也非
 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
 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
 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字推而至於南海之

遠在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
 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南
 平而處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
 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止於王國之法變耳○安
 成劉氏曰此章言穆公因平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翰無言予小子召公是以肇敏戎公用錫

爾祉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為宣布也自江漢之
 訢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音也翰幹也予小
 子王自輔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

詩經

卷一

卷一

卷一

三之于字
一作於

○釐爾圭瓚秬鬯一貞告于文人錫山土

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禎榦今女音無白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氏曰此述其祖之
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功以勸之也○章所言
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賞賜之事○豐城
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斯召
公者實文武之禎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
豈能一實人為之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
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功未服豈惟虎之責柳亦
虎勉之耻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
矣勉之耻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
待世臣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其得
體也哉
聲力之反瓚才平反秬音鉅初亮反貞音正

叶地因反及命叶蕭并反下同

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

年

叶弥因反

賦也釐賜貞尊也盧陵羅氏曰爾雅彛貞壘注尊
曰釋器云貞中尊按爵人掌和鬱鬯以實彛而陳
之則鬯當在彛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貞
者當祭之時乃在彛未祭則文人先祖之有文德
在貞賜時未祭故貞盛之
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孔氏曰上言錫爾
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
而錫之山川土由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

詩經卷之六

祖廟示不敢專也孔氏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

孔氏曰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錫其策書之賜往岐周命之曰疊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稟命於乃祖文武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豐城曰釐爾圭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知之自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叶值西反 子叶獎里反 闢音問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安成劉氏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古器物銘云知弁音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伯尊敦對音知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

壽經

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
○考古圖曰和周大夫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器也邦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錫命為其考作祭
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命於太廟祭之日
獻君行立於階之南南面聽命於北面使由君
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既又
干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既又
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
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慶源
曰穆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
但天子陳其文德以治四方之國則甲兵豈聖人
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
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
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
上祝頌之詞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
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道夫淮夷之服王則
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之德不於道焉四方之
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愛君之至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章乃召公奏凱之
為勳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其
功廣次則即而論賞次則安民之政舉而
則人臣報答之功義也○華谷嚴氏曰周封西
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
錫亂則先周人經遠以叛其後又同奮國以
年淮夷則先周人經遠以叛其後又同奮國以
旋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其後又同奮國以
夷又命皇南平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
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
淮夷平然後定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
王之終事而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之末也
也昔宣王與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
力居多宣王之為哉易未濟六五之業諸臣
四震用伐鬼方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于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祖大師皇父

士叶音祈大者泰下同

父音

救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戒叶音汝 戒叶音力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

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下謂之六卿大祖而

謂之三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帥也

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帥也

一人或皇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我為宣

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

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祖兼大帥而字皇父

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

而惠此南方之國○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

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

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

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蓋徐州之夷南國

則不取輕肆既戒則不取妄殺此新安胡氏曰既敬

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詩人作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首此除土不留不處二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首此除土不留不處二事

也○蓋山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

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慶源輔

氏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

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伯休父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官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程氏曰程伯休父在豐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宋子曰三農上雷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謂耕者不也○三農得以就緒○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也○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宋子曰下軍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種散處於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淮浦者爾

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旅既戒淮浦省此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國命其副則曰左右事就緒者宜也則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也則毒民而傷農○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戎事○妥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業叶宜却反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遊徐方罔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
可畏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
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靈紹糾縶也
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虜以來周室
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
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上不遑
安矣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
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安成
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以震恐也○雷
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
驚雖未即順從而
已先服其心矣

怒叶暖五反闕呼檻反

○王奮嚴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
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
坤雅曰虎之自怒虓然闕如虓虎以言鋪布也布
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
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
截然不可犯之勇也○安城劉氏曰此言王師至
徐布陳而
制勝也

啤吐卅反

苞

○王旅單單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叶越逼反

苞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

國

賦也單單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如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濯征徐夷安得而不服乎○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

歸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遠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及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其失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

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義而又不寓規戒之忠焉曹氏曰宣王待夷狄未必以誠實之道上下內外徐方於是服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則由先王成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則由先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獨徐方未服今來朝伐徽狁西征羌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策勳之禮焉○方既平矣於是以王命凱旋而行飲至服徐無不禮焉○召公憲其組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而歸因美之○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不言允塞蓋不言敬也○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田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戡干戈而蔡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

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瞻卬仰音仰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瘵側界反叶側例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戒叶居氣反

賦地填久厲亂瘵病也蠹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羅陵曰奄人周禮同刑注男女不以羨交者其刑官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

掩龍二音說又作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
 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
 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蠹賊刑
 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慶源輔氏曰
 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
 亂使國家之勢桎梏不安而土與民皆病也為人
 而為之蠹賊者無有平夷扁止之期刑罪而為之
 網罟者無有平夷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
 此蓋極言天下之病○如蠹賊之害禾稼
 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取歛亦無息時
 女音女 酉由二音 奪徒

○人有土田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

之此宜無罪女及取之彼且有罪女覆奪
 活反 說音 殖酉 殖由二反

之

賊也反覆劉氏曰女及有之奪之言王收拘訟赦
 也○蓋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及卿大夫無罪者及赦
 曰上四句承上章蠹賊之言而述其侵奪取於
 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
 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巢為

鳩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詩經大雅生民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
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
鳴怪鴟鴞也鴟也梟鴟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
也即墓門有鴟萃止也
寺庵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
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
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
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
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
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庵人耳豈
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上文但
昏故也其荒昏則婦寺是用故也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庵人為言蓋二者常相行

嘗

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
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與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
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非一得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事為禍則雖欲悔悟而勢有
去之不可也昭宗之事是為禍則雖欲悔悟而
其政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使氏曰此則
德不禍指褒姒而非有男子之德未必其為禍
哲婦之言也而適為亂階非不哲也其為禍非
不能言也而適為亂階非不哲也其為禍非
下文便說也而適為亂階非不哲也其為禍非
維有教誨於人所以結上文長舌之也則他
則有教誨於人所以結上文長舌之也則他
人則有教誨於人所以結上文長舌之也則他
倚而為奸之意已而併取歐陽公之先言則非
者之戒其意切矣孔氏曰歐陽公之先言則非
主庸君以其少小慣習朝夕奄人防守門閤
心思狡有可悅之色且其朝夕奄人防守門
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用視聽愚主信而任之滅
亡

多由此作

○鞠入伎忒諧始竟皆豈曰不極伊胡為

○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賦也鞠窮伎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
匿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者也公事朝
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
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新安胡氏曰此章
所以鞠人者其心伎害變感而已既以諧妄倡

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

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慶源輔氏

也辨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而言婦寺而自知

變詐之為害也以其知辨窮人之言用心伎害而

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曰夫商賈之利非君

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

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

而舍上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新安胡氏

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

於公事又且聽其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

言是用其欲不速亡得乎富叶方味反舍音捨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

刺叶音幼

富叶方味反舍音捨

舍音捨

已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主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太惠今王令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夫天之路之正已者此其所以論胥于戒亡也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又曰同有夫人如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

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夫人或曰介狄即也則固必危殄如蘇絕瘁如病色蘇公伐驪戎獲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魏語晉缺蘇氏曰有男戎必有女戎乎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擾夫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夫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維其幾矣前章曰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泉水作泉之

○感涕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

筆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感涕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上高遠貌筆固也○言泉水濇補問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

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七句四章七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瘠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以天之威怒甚為急疾其所以降之喪亂甚厚病我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天妄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

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咎者固為无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飢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咎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

適實靖夷我邦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衆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子蝨賊昏椽者新安胡氏曰犬戎害在內幽王之亂具國乃在內之害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椽而不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

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震源輔氏曰此章則言潰其心腹昏椽之人糜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和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

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震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昏亂之君所以

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臯
臯誠訛者善於毀人而不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
獨戒敬恐其甚久而不寧則豈
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言枯槁
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慶源輔氏曰旱草喻其
已○華谷嚴氏曰谷風有光有潰潰怒也小曼是
用不潰于成召曼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過無
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
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
者為潰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

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穰音棘也裨則精矣朱子曰九
法穰十稗九鑿八侍御七穰米一替廢也兄况同
斛治而成稗則九斗矣鑿音作

憂亂而無
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叶諸仍反

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躬叶姑弘反

賦也何宋子曰作此為是比體如頽屋溥廣弘大也○

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

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

然也宋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地涵此

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

也日蹙國百里於孳孳衰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

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

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

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

詩經卷之六

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

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大戎內侵

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慶源補氏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與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非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而豈不循舊德之不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借王之不用舊人也○雷氏曰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先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未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大戒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

以別小旻也正齊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城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像文武召公之

盛以見亂極思治之亦猶下泉之思變風與

蕩之什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大全十三卷終



